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5年10月15日 星期三

牛草山记

时间：癸卯九月初七。

坐标：安徽岳西。

物象：牛草山的上弦月与夕照一起贴在天边。一红一白，一绚一素。二星联辉烂漫空中，似阆苑仙葩遥望无瑕美玉。山风似有似无，祥云似游似歇。山中的都支杜鹃、橡栗树、短松、顽石、瘦草、灌木丛以及来访者默默不言，向日月虔诚致敬。天羊山脉的峰群天鹅尖、明山寨、鸡笼尖、阎王尖、洞光门、团凸寨、多枝尖、黄茅尖、大化尖、英山寨、小分水岭、北风尖、羊角尖，一重复一重，一山兼一山，一重更比一重高，一山更比一山黛。诸岳葱茏错落，姿态端凝贵重，也齐齐遥拜天上二星。峰峦之间，万壑幽深不知几百几千米，其间雾气杳漠又苍茫。

我从大别山第二高峰天鹅尖下来，与归云同返山岫，途中遇见几群黄牛、几群山羊、几群无所事事的旅人。想起成周的诗人说：“鸡栖于埭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。”夜色一寸寸幽暗下去，山与人，羊与牛，树与云彩，面目一寸寸模糊。山冈上有数十座风力发电机，巨大的扇叶或静或动，或转或不转，基座上的航空信标灯闪闪烁烁，似穹隆中眨眼的星辰。暮光里的牛草山贞媚美好，月亮像一把银弓，夕阳是一枚蜜桔。

许些年，许多次从牛草山麓匆匆经过，每次发愿要择日上山走一遭，在山上住一夜，看一看传说中的高山草甸和牛羊，听一听孤寺的晚钟。二十余年忙忙碌碌，也理清到底忙了些什么。今秋到底是来了，我不负山。山也不负我，比想象中更可人心意。

是夜宿于山隈客栈，酒甘，肉厚，菜根香，食之可以悟道。松林、道满二兄趁着酒兴，邀我去后山看月。山冈上平坦如磨刀石，草甸绵绵延展，风很大，吹面齿颤腮麻。夜月卧在峰峦之间，像一只土蚕，既肥又白，像我的爱人，远在天边又近在怀抱。脑子里跳出白居易写秋江歌者的诗句：“有妇颜如雪。”

秋夜长，梦中几次醒转，屋后汨汨清溪扰人好睡也。溪流解人意，唤我听水，听松，听晚钟，听寒虫，唤我看月浪星波。如此良宵好景，倘若一眼到天亮，岂不辜负风月？常和知己说，人生短短如一梦，当惜时，把一生活成两世，至于高眠山丘，迟些也不妨，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。

清晨五点钟，松林兄来敲门开窗，催促我起床看日出。昨夜我就郑重相告，日出我就

不看了，起不来。待接到召唤，又一骨碌爬起来，把睡虫和呓语丢在枕上，急急向山顶进发。上山的柏油路车辆如蚁聚，或来自本省本地，或来自苏浙沪，最远的来自西藏和新疆。上千个比我们起得更早的人，早已挤在山冈上的观音寺前，捧相机，举手机，操控无人机，踮脚引颈眼巴巴地遥望东方。

东方如《指环王》里的魔都，陷在至暗的混沌之世。在第十九重山的那一边，白袍巫师和黑袍巫师在斗法，半兽人的邪恶大军与由人类联盟和精灵组成的正义大军在喊杀，熊熊战火烧天数万亩，朝阳被黑暗魔君拼命压制，千呼万唤出不来。上千观者屏息噤声，无一敢言语走动。

四十多分钟后，战鼓和厮杀声渐渐平息，东方一派文明祥和，呈现出一座缥缈的村庄。屋舍、草棚、田地、篱笆墙、竹木、牛羊、鸡犬、井栏、早起汲水的妇人，所有物象都金光闪闪生动可喜。村庄前的河流尤其栩栩然，盘桓复叠，潺湲若有声。

日随水出，万道彩霞托起一枚硕大的白色鸟蛋，缓缓而升，临照万物，德泽人间。观者或啸，或笑，或跳，沸如煮粥，个个周身光华熠熠如金人。

有人落落立于寺前，吹响了一支长长的竹笛。笛中有百鸟啁晰，有云龙风虎，有涧水松涛，笛中也有莺莺燕燕、凤凰于飞，有如花丽人婉姿起舞。

琅琊山记

秋分时节，故人殷勤相邀：来滁州吧，来江淮分水岭，一起看星星，一道看风景。仿佛清宵枕边的情语呢喃，滁山滁水滁人滁事依次闪现眼帘，我心怦然。多少年了，常有人约酒、约茶、约牌、约钓、约游、约文章，从没有人约我去看星星。上一次与小伙伴一起看星星是什么时候？三岁，五岁，抑或是十五岁？夜夜在碧落下散步，在星空下入梦，有几回抬头看过天上的星群？有哪一次像小时候一样认真数过星辰，并追问哪一颗属于未曾谋面的祖母？我沦陷人间太久了。

欣欣然去了，就住在琅琊山麓的客栈里。小睡后推窗一望，深秀、映月二湖横陈眼际，像一双灵动的明眸，又像两卷太古的经书。迫近黄昏，秋风飒然吹起，湖水波纹涟漪，明眸流转，经书翻页，水畔的苍木、老石、油麻藤、彼岸花、亭台和游山男女倒映湖中，摇曳晃漾如浮空。

友人还未到，我在琅琊山水之间独自漫步。山水清肃人清瘦，斜阳暖暖来相照，清风、流水、落叶、草树、禽鸟、虫蚁

N

月光城 随笔

牛草山记
(外一篇)

储劲松

皆来亲我，情境似也入得古人画图，画题可以取作《琅琊秋日行山图》。这是韦应物、李幼卿、李阳冰、李德裕走过的山路，这是王禹偁、欧阳修、辛弃疾、王阳明、吴敬梓、薛时雨流连过的佳山水，这是千年以前滁人追随文章太守同醉同乐联袂踏歌的地方。古人不可见，风操犹可念，他们的卓犖才情记载在青简上，翩翩风度隐现在诗文里，仍在温暖和照耀着后来人。他们也是滁州天空中明亮的星星。

三年前那个桃夭李闹的春天，我曾与滁州友人两游琅琊山，在醉翁亭、古梅亭、怡亭、影香亭、意在亭之间穿梭徘徊，在二贤堂中虔诚叩拜，在让泉边濯手洗心，在欧梅前伫立发呆，在薛时雨所书匾额和楹联下啧啧欣赏，又曾与友人在滁州城中痛饮本地佳酿，于雨夜借着酒劲大谈人情世故文章道义。琅琊山水人物自此如丝线，时时牵动我的神思，以为滁山鲜妍，滁水清凌，滁人可爱，滁州风物可人心意。这两三年，我写关于唐宋文人的两部书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》和《白首卧松云》，其中分别写到王禹偁、欧阳修、辛弃疾在滁州理州治郡与民同休戚的往事，在写作的过程中，三次与古人携手同到滁州城，同登琅琊山，纸上神游也别有风味。于滁州的前世今生，自以为是知晓一些的。时光如泡电，再次来到滁州，琅琊山水依旧清且嘉，只是重游人的鬓上又添几许霜雪。一念及此，心间不禁惋叹一声。

林霭溟溟，暮山风色大好。百鸟在烟树中啁啾，秋虫在草窠里鸣嚶，银杏的果子啪啪掉落一地，彼岸花红艳艳开满山隈水曲，地上的落叶随风翻卷，也似群鸟活泼泼扑楞羽翼嬉戏追逐。沿琅琊溪往琅琊寺方向走，在水潭边遇见一丛吉祥草，其叶似兰，清高之态娴静之姿也近似之。喜其名字寓意美好，姿态风雅可人，蹲在草边端详久之，临别又将它拍下来。

在琅琊寺外，又遇见一座石头门坊，其上楷书“天蹊云径”四字，通往高处的石阶层层叠叠数百级，两旁乔木高大蔚茂。据说由石径登山，可达琅琊山最高峰南天门，上有琅琊阁、碧霞宫诸古建。天色已晚，山上的人正互相扶持络绎而下，欲一探究竟而不能，只好在门前踟蹰瞻望。门坊有些年头了，面目黧黑，坊头上雕镂的两对鸟儿似鹤非鹤，似凤非凤，似鸥非鸥，不知有何寓意。两侧的一幅楹联颇别致，联语道：

峰峦密郁泉声上

楼殿参差树色中

妥帖自然，流丽精工，也

不知出自何年何月何方高人的手笔。

琅琊寺披云罩雾，翠微环合，从山门往里窥望，景致极幽窅。正打算入内一观，却被告知山门将闭，可于明日再来。好奇心更炽，绕着寺院围墙踮起脚尖左顾右盼，见古树成群，森然布列，最粗者需四五人才能合抱。又见楼阁错落，飞甍丽空，倚峭壁而嵌岩穴，如仙人之居。向往甚。一位下山老者见状，前来攀话，说他的家就在山下不远处，自幼常到寺中游玩。他说，琅琊寺由来很早了，唐朝大历年间，李幼卿以太子右庶子领滁州刺史，与僧人法琛肇建此寺，初名宝应寺，宋代几经重修，更为开化寺，也称琅琊寺。又说，琅琊寺里有深阔洞穴数处，历史上世乱之时，多次用于藏兵。西晋将亡时，琅琊王司马睿南下渡江，在江南建立东晋，渡江之前曾经驻军于洞中。当时琅琊山还叫摩陀岭，因司马睿曾经驻留于此，后来才改名为琅琊山。老者热情而善谈，是典型的滁州人性格。

灯初上时，与滁州友人相会于客栈。交谈中得知，古滁州山水八绝之一的庶子泉，故址就在琅琊寺中。不仅如此，北宋初年王禹偁任滁州知州时，无意中发现的李阳冰篆书《庶子泉铭》，当时就镌刻在庶子泉边的石壁上。后来，欧阳修由河北都转运使贬为滁州知州，屡次来观李阳冰刻石，徘徊其下久久不愿离去。其时庶子泉已被僧人填平，建造了僧舍，欧公大呼“岂不惜哉”。而今，《庶子泉铭》刻石也早已无处寻觅，唯有铭文载于宋元人的文章。友人还说，从前，琅琊寺中，还有吴道子所绘观音菩萨和须菩提祖师的画像，为镇寺之宝。

小小一个山寺，孰料竟有如此之多的掌故逸闻。于是与友人相约，择一好天，去寺里盘桓半日。

我是来看星星的。是日晚，果真与友人一起，乘车经过滁州市区，绕道来到南天门下的琅琊阁，看了半夜星星。比滁州西涧更高的是滁州城，比滁州城更高的是琅琊阁，比琅琊阁更高的是琅琊山，比琅琊山更高的是天上星辰，比星辰更高的是什么？大概是前贤的高风介节与妙丽诗文吧。凝望星空良久，心间清白如流水，柔软似苔衣。

若问滁州星空如何，本也难言之，只好打比方：但如无数个深秀湖和明月湖，发着蓝光，倒悬在浩渺天宇之中。若问当晚风致如何，三五个望天人，七八只亮火虫，有山风时来时吹拂，振衣如旗响，夜露迷蒙蒙渐渐湿人发丝。